

馬一浮遺墨

蜀人

夏宗禹 编
华夏出版社

馬一浮遺墨

沙孟海題



馬一浮先生遺像

費新我題



馬一浮先生造像

費新我

馬一浮遺墨序

沙孟海

绍兴馬先生是现代中国硕果仅存的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儒，在国际上也久负盛名。他的学问品格，按之旧时代国史，应入儒林、道学、文苑，也兼隐逸、艺术，是多方面的有高度学养的人物。他早岁游历美日诸国，通习英、法、德、日、拉丁语文，尤前辈中所罕见。世俗景仰昔贤，常言道「爱屋及乌」，前辈的手泽，向来受后人的珍视。朱晦庵〔一〕至今的流传简札，多属内府藏品，民间看不到。往时儒生有慕效世俗传摹一翻再翻真伪难判的「孝悌忠信」几个大字，未免贻人笑柄。马先生的遗墨今天留存尚多，海内外学术界对其寸缣尺素深加宝重，各博物馆图书馆亦争欲征求入藏。夏宗禹先生及时选取马先生早中晚年各种书件诗文稿草以及篆刻蜕本，辑为一帙，影印行世，满足海内外学术界的共同企望，确是一件大好事。

马先生的书法，凝练高雅，不名一体。篆书，直接取法李斯。隶八分，直

接取法汉碑，不参入魏晋以后笔法。真行书植根于钟王诸帖，兼用唐贤骨法。独心契近人沈乙庵〔三〕先生的草法，偶然参用其翻转挑磔笔意。我们展玩马先生遗墨，再检读他《蠲戏斋题跋》，可以全面了解他对历代碑帖服习之精到，体会之深刻，见解之超卓，鉴别之审谛，今世无第二人。

马先生所用印章，皆自己镌刻，亦极少为人治印。马先生逝世后，有一青年何君钟嘉藏有马先生印谱一帙，请我作序，我曾写一篇题辞付之。此文收入我的《论书丛稿》，已出版，称道是否适量，惜不能给马先生看到。遗墨中附入篆刻，也符合海内外学者的要求。

我早年肄习中国古典文学，久闻马先生之名。一九二八年客杭州，由老友童君藻孙陪同，拜谒马先生于延定巷寓居。一片泥地，长满青苔。堂上只放一张新式圆桌，几把椅子，会见客人。壁间挂一副手写小篆楹联，文曰「任呼茂叔穷禅客，早判公羊卖饼家」。见得老前辈治学的旨趣。当时我与藻孙都致力于词章之学，我携所作《大咸乡贍灾碑记》拓本求教，曾蒙马先生嘉许。并对我们说，青年人学作古文很好，学古文需要读书，读书才会明理。简单一句话，告诫我们应广泛求学问，不要停留在文字上。对我们启发很大。我半生衣食于

奔走，不常到杭州，每到必拜谒马先生。蔡子民〔三〕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时，以马先生兼通中西哲学，邀请北上，马先生辞未赴。马先生平日交好的朋友，后来或转入仕途，他就不与来往。旧时代学者文人多订立润格卖诗文、卖字画。上海有李姓巨商，为纪念他母亲，不惜重金遍求海内名家属笔题褒。因马先生不卖艺，独付缺如。后来探知马多交僧侣，乃请一老僧陪谒马先生，下跪叩头，求撰墓志，先生为之感动，允其所请。他日撰就，手自端写与之。对李说：「我不要当世名家写我文章」。李不费一文钱，竟得到马先生亲撰亲书，大喜过望，经常向人夸说。马先生晚年为计划刻书，始订例卖字。但润例有一条，「无介不书」。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有人觅介求书，马先生写后，不题上款，附信给介绍人说明。对方收到字幅，并索取马先生信札，两件合裱一卷，比题上款还更道地。此件我在工作中见之。「君子可欺其方」，这些都是艺林的佳话。抗日战争发生，马先生一介儒素，藏书又多，避寇为难。竺藕舫〔四〕先生方任浙江大学校长，及时聘请他为讲座，马先生得以随校西迁。当时社会人士建议创设书院，请马先生主讲。择地四川乐山，即著名的复性书院。马先生住西蜀七八年，讲稿很多，书院陆续刊布，此是大家知道之事。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从上海经杭回甬，

谒马先生于郭家河头寓居。谈次请问他对共产党革命的看法。他告诉我：早年试读马克思《资本论》，当时无中译本，用的是德文本〔五〕，我是当作诸子百家的一家学说来阅读的，远远不够深入。当时中共浙江省委考虑请马先生参与政协工作。一位领导同志嘱我先探询本人意见。马先生欣然应诺，毫不踌躇。

马先生的一生，从青少年到晚年，始终是一位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今天夏宗禹先生嘱我为遗墨作序，自惟弇浅，对老前辈的学行，何敢妄下雌黄。主要就我所接触到的鲜为人知的琐事举述一二，从这一侧面可以见得马先生一生的高尚品质与出处大节。读者重其人，益重其书，想来也是学术界所首肯的。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沙孟海年九十

注：

〔一〕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号晦庵，别称紫阳。

〔二〕沈曾植（一八五〇—一九二二）晚清著名书法家。字子培，号乙庵、寐叟。

〔三〕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〇）近代教育家、学者。字鹤卿，号子民。

〔四〕竺可桢（一八九〇—一九七四）气象、地理学家、教育家。号藕舫。

〔五〕一九〇三年游学美国期间读德文版《资本论》，一九〇四年喜得英文版《资本论》，赠送谢无量。

怀念当代维摩居士

广洽

衲于曩年从先师弘一大师学律，於闲谈中，屡闻其称许马一浮居士之为人，心窃慕之。居士博通儒学并娴内典，于书无所不读，而尤精於维摩诘经。所谓「虽明世典，常乐佛法」之居士也。马居士与佛法因缘殊深，其师承虽不明，论其学德，堪称当代维摩居士。居士深于禅学，其笔札多具禅意。马叙伦曾评之云：「一浮善于书札，有六朝人气息。而其书法效褚圣教，故有兼美也。」（见《石屋馀渚》）居士曾手书维摩诘经，深悟不二法门之旨。大师早岁即与论交，后执教杭州第一师范时，虽年长於居士，却常登门求教佛法，居士善说法要，多所开示，赖居士之接引薰陶，终于发心出家，精研律学，成为一代高僧。

衲之平生挚友著名画家丰子恺，亦曾师事马一浮居士，对他备极尊敬。居士除儒学佛学外，於哲学文学皆曾博览精究，而又通达英德日法等国文字，海内绩学之士无不为之延誉。弘一大师曾对子恺居士云：「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

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见丰子恺《桐庐负暄》）

衲于仰慕之余，渴见之心与日俱增。忆初回国时曾与子恺居士同访马先生于西子湖畔，面承教益，至今未忘。其后时承惠书，教诲恳切，情见乎词。兹录一札以见居士与衲之道谊。『广洽法师慧鉴：迭奉惠书，并承寄照片眼药水等，次第收到。子恺居士来函云：龙山寺新建祖堂，嘱撰书楹联。别纸写奉。老年苦白内障，作书不能应手，恐未合用。另有分书《参同契》、行书《宝镜三昧》各本，字尚不恶。今一并邮呈，聊答盛意。贫者不以货物为礼，区区拙笔，比之鸟迹虫书，不足为报也。马浮和南，旧壬寅腊月朔。』

六十年代初，马老托子恺居士寄来所书佛经数种，皆笔精墨妙。其中《阿弥陀经》一册，衲于一九六三年影印流通。一九八七年马老逝世二十周年纪念，衲再将所赐手书三种古德语录付印。其中《僧杰大师信心铭》之封面系子恺居士生前题字，《石头迁禅师参同契》与《云岩宝镜三昧》合为一册，系大师再传弟子钱君匄居士题字。古德嘉篇，得马老名笔书之，可谓相得益彰。顷者夏宗禹先生编辑《马一浮遗墨》，搜罗极为丰富，裨益学林，盖非浅鲜。衲闻之随喜赞叹，爰以平生所藏马先生墨妙多种奉寄，俾供编辑参考。且自庆幸得遇盛事，略记殊胜因缘，以为纪念。

一九九〇年八月于新加坡

目 录

马一浮遗墨序 沙孟海

怀念当代维摩居士 广 洽

马一浮书法 (沙孟海题签) 1

马一浮诗词 (赵朴初题签) 61

蠲戏斋印存 (钱君匋题签) 101

马一浮诗札 (潘 受题签) 111

马一浮书简 (费新我题签) 141

马一浮序跋 (任继愈题签) 161

附 录

陋巷 丰子恺 207

桐庐负暄	丰子恺	208
与马先生交往琐记	叶圣陶	211
蠲戏斋印存题辞	沙孟海	213
马一浮先生学赞	乌以风	214
马湛翁先生书法赞	虞逸夫	216
我所收藏的马一浮诗词	缪 钺	217
马湛翁和谢无量	陈雪湄	218
马一浮居士与弘一法师的法缘	林子青	220
弥天一老堂堂去 谁替雷峰管夕阳	吴无闻	223
一代儒宗 高山仰止	袁卓尔	225
马一浮年表	夏宗禹	231
编后记	夏宗禹	237

馬

一

浮

書

法

沙孟海

敬

題



蜀

正

齋

舞 踊

踊 福

易中 替 留 直 鄰 圭 犀

鬻 米 市 心 黃 王 璵 王

鈺 金 輶 乘 緝 轉 米 璽

⑤ 新 彘 首 栗 衝

毛公鼎 錫 廿 一 書



新	勳	猫	白	通
千	千	田	我	累
由	由	全	郎	由
宮	宮	千	伊	宮
衛	衛	爽	鼓	衛
戎	戎	國	牛	戎
千	千	等	禪	千
勳	千	田	新	新

教氏雨
獨
癸
辛
二
一
書



集佛語贈 耆庵道長兄

世世世問于漢自杜

研乘不無觀其隙問股脩得讓
而辭巧籀誦南乎而韜翰
機秀豐於初索為學藝止
茫閑

嘉勢 獨戲老人年八十書

天上一人下唯我無算

唐展仲冬 弟字書於懷上